

文 娱 圈

本报文化部主编 | 总第 38 期 | 2014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六 责编:张坚明 视觉:窦云阳 编辑邮箱:xmwhb@xmwb.com.cn



袁泉：
吝嗇的表达更令人

回味



人物圈

从 13 岁起第一次读小说《简·爱》到亲身上台演绎简爱，袁泉的外冷内热，能让剧场二楼的观众都感受到冰火的交融。台下的她，恬淡，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健谈，但说起话来字斟句酌。她说，《简·爱》那种吝嗇的表达其实更令人回味。而这句话本身，也适用于她自己，虽然简·爱只是袁泉的众多“分身”之一。

每场都在“重新做人”

从 2009 年首演至今，这出剧目已上演了 100 场，昨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的正是第 101 场——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

袁泉坦言，首轮演出时肯定是“很冲动的，就像是在谈恋爱”。话剧《简·爱》也是袁泉人生的分水岭——首轮演出时她还没有孩子，如今，她的女儿已四岁多了。“虽然生活发生了变化，但演简爱，还是会让我脸红心跳……无论过多少年，我都会张开双臂拥抱她……每一次演出都有些许微妙的变化，观众不一定能看出来，但我们每演一场就会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就是第一次。”袁泉感激角色赋予她的光彩：“这些角色似乎让我做了对我人生有价值的事情。”每场演出，袁泉都有收获，“观众给予我们演员的反馈都是全新的，每晚的演出是第一次也都是最后一次。”当然这一点，也会让演员之间互相宽慰：“明晚还有机会‘重新做人’。”

特别羡慕《简·爱》之爱

《简·爱》在戏剧史上并没有太高的位置，也很少有国外院团排演过话剧版，但是因为电影、电视剧和小说的风靡，对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，《简·爱》却有着特殊意义。作为中国第一个在舞台上塑造简爱的演员，袁泉对这个角色的理解，更多地基于文字描写。她认为：“通常男性关注的女性的‘点’，并不是简爱身上的主要部分。但她符合我所有的审美标准……她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。”这台戏对当今社会来说也是有启示的，“择偶不能单单依据从外貌、家世、学历、财富等这些常规价值。”

袁泉特别羡慕这种“两个同伴”的关系，“这样的伙伴关系，是两个人不动声色就可以达到高度默契的状态，很好。”她认为是自己一个“不善表达”的人。当有人赞她比一般演员深刻时，她幽默地回了一句：“啊！这就是说话说一半的好处……”

网上流传着一段视频，抽离出来的主旨是“孟京辉把袁泉说病了”。说的是孟京辉有一次给袁泉说戏，下午跟她说了，结果晚上她就病了。此事勾起了袁泉的回忆：“那是 10 年前，排演话剧《琥珀》的时候。”当时，时间特别紧，在深圳合成，一个下午彩排了两遍。袁泉

体力透支，晚上就病倒了。“当时有一种紧张感，而且很容易互相传染。到了排演《活着》时，按孟京辉的习惯，每个演员都要发言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咱是来玩儿的，别那么较真。”当然，孟京辉在排演时，会让每一个演员自由发挥，“但最后会‘收网’。”袁泉表示，十年来自己确实成长了，“以前心里会着急，现在就算着急，也会以理性、放松的方式去对待。”

多年来，袁泉只是与有限的几个导演合作，演舞台剧也就是与王晓鹰、田沁鑫和孟京辉合作。“我面对的导演和团队就那么几个，与合作对象共同成长，就像是一家人。”他们对生活的态度，以及对角色的认识也会影响她。

无怨无悔坚守“一隅”

在《简·爱》里扮演罗切斯特的王洛勇始终对袁泉赞不绝口：“别人从白天开始排戏到晚上七点就收工了，我们两个人却可以一直排到晚上九、十点。”“如果她英文好一点，以她的职业化程度和卓越的才能，可以在全球各地的任何舞台上演戏。”他还提炼出袁泉的“三性”——职业性、细致性、真诚性。他透露，其实有时候在舞台上，演员是会出错的——只是不会让观众轻易看出来罢了。但是与袁泉演对手戏，就好比“NBA 打篮球，球是不会脱手掉到地上的。”

在袁泉看来，“当下的话剧市场似乎很蓬勃，似乎也充满泡沫”，因此必须以严谨的态度和认真的创作来面对，“快餐式的文化注定是不会有生命力的”，“演员虽然只是创作团队里的一颗螺丝钉”，但其“自我培养”也是极为重要的。“在通往我想要的生活态度的路上，会有很多纠结。只能以个人当下的感受来面对。她认为，相对于其他演员，自己更多地沉浸在一个“小世界”里，也就是从田沁鑫的《狂飙》到《青蛇》；从孟京辉的《琥珀》到《活着》，以及当下王晓鹰导演的《简·爱》……“还是自己不够强大吧！”袁泉对自己的要求比一般演员苛刻。

在其他著名青年演员如赵薇、黄晓明、文章等开始转行做导演、制作人之际，她依然坚守“演员”这个角色。她固守“一剧之本”这个戏剧、影视的经典理念——找不到好的剧本，就不会涉足其他。她甚至还会去海外搜罗剧本，不过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。“演员本身要面对的，其实也挺庞杂的。就算是一出戏的复排，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，这就好比小时候学京剧。”在《青蛇》里，她和秦海璐两人齐刷刷地在几秒钟内同时先抬腿后伏地扮蛇状，就是因为这对中戏同寝室的好姐妹都有着“童子功”，从小就吃得苦扛得住累。

袁泉喜爱的简·爱，其实是有些“落涩”的——有其独立于俗世之外、坚持个人选择的态度。有了女儿“夏哈哈”之后，袁泉变得柔软了。“我的人生对什么都不亏欠”——这是她在没有女儿之前的姿态。但是在成为母亲之后，她这才理解了廖一梅写在《琥珀》中的一句台词：“因为你，我害怕死去。” 本报记者 朱光

轻风拂面

里，却在声音里，听得出她的句读与众不同。与她对视，却看不到她的眼底——如桃花潭水深千尺。

她如同轻轻拂面的风，予人扑面而来的舒适与好感，却让人无法精准揣摩她到底是怎样的人。她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但并不轻易暴露倾向性。她经常能冒出一

些明显原创的金句，却不会说透酝酿出这些金句的心得……就像风一样，无影无形。

当她得知我的专业背景是戏剧之后，立刻热情地拉住我的双臂问道：“你觉得这出戏怎么样？”“我关起门来讲吧……”我并没有热情洋溢地表扬这出戏的全部。“啊，是呀……”但她所表现出来的失望，也只有一丝。

朱光

记者手记

生活中的袁泉并不浓烈，她的浓烈只留给舞台——在《简·爱》里，最值得欣赏的是她激情四溢的独白。

平常，她瘦削的身材始终撑着素色衣裳，棉质黑裙里有牛仔裤，脚蹬一双平底系带白皮鞋。她说起话来，不疾不徐，所有情绪不在表情